



□安宁

在某边防哨所的墙壁上，我看到一对年轻夫妇的结婚照片，这是1964年春节，来团转业军人与妻子新婚纪念照。

这对面容青涩的年轻夫妇，让我着迷。我注视着他们，就像注视着整个父辈跌宕起伏的命运。神秘的命运之舟，究竟是如何将两个素不相识的人，从天南海北载到祖国的边境。

他们如此年轻，脸上散发着寂静温柔的光，像一朵羞怯的花，在天地间悄然绽放。他们谁也不想惊动，谁也不去打搅。未来的路是怎样的，他们并不知晓，他们只知道，此刻镜头对准了他们，即将记录下人生的重要瞬间。他们将在苍茫的大地上，种下希望，养育子孙，让这里成为祖国广袤的粮仓和辽阔的花园。他穿着质朴的军装，他努力地做出一副意气风发的姿态，微微弯曲着不知如何安放的双手，不苟言笑的脸上，和梳理得纹丝不动的头发，却暴露了他内心的忐忑。这是积雪尚未消融的春天，还是即将万里冰封的深秋呢，我不太确定，我只看到我们的“父亲”，他的军装下面，是有些鼓鼓囊囊的夹袄，军装因此生出许多细小的褶皱。而我们的“母亲”，则留着齐耳短发，别着发卡，围着一条漂亮的方格围巾，穿着粗布挺括的衣服，敞口的千层底布鞋，饱满大气的脸上，带着羞涩的微笑。她站在未来爱人的身后，左手的小指微微翘着，保持着日常做针线活的姿势。她的右手，一定在紧张地揪着自己的衣角，试图让崭新的衣服更服帖一些，且不会触碰到爱人的后背。这样原本应该亲密无间的一刻，他们却保持着相敬如宾的距离。她站在他的身后，他坐在她的前方，此后漫长的一生，他们一定也是这样一前一后，如影随形。

而在他们的身后，是河水隐约的光影，枝繁叶茂的树木，以及飘满云层的天空。这是照相馆朴素而安静的布景，摆在红砖铺成的凹凸不平的甬道上。昂首挺胸坐在木凳上的“父亲”，和站在“父亲”身后的“母亲”，就这样定格了他们的热血青春。

我在网上分别键入他们的名字，而后逐一查看那些条目。我试图从这些蛛丝马迹中，寻找更多关于他们的印记。我想知道他们生命的来处，是南方海边某个湿热的小镇，还是北方原野中某个沉默的村庄。我想知道他们抵达可克达拉之前所有闪烁的点滴。那时，他是父亲的儿子，她是母亲的女儿。就在那样的岁月里，他们一天天长大，憧憬着远方。这远方最终确定在可克达拉。于是他们远离父母和兄弟姐妹，义无反顾地奔赴，犹如飞蛾扑火。什么都不能阻挡这个时代洪流中弱小的脚步，发出的洪钟般的声音。这声响里，蕴含着生命的力，也蕴藏着悄无声息抵达的爱情。

我在网上，什么也没有寻到。仿佛这对夫妇的一生，只是无足轻重的尘埃，他们为鲜花遍地的塞外小城，贡献了生命的全部，却在讯息发达的时代，踪迹全无。他们婚后漫长的时光，究竟是如何度过的呢？他们在人迹罕至的边境沿线，又是如何开荒造田，白手起家，在简陋的庭院里诞下一个又一个儿女的呢？无数寒冷的冬日夜晚，他们依偎在一起，倾听着窗外呼啸的大风，是否对遥远的故乡生出过思念？等到春天，冰封的河水汩汩流淌，人们战斗的激情重被点燃，那时的他们，低头看到一只打着哈欠醒来的昆虫，又会想起什么？

或许，他们从未像我一样，思考过生命的意义。他们只是顺从时代的洪流，就像遇而安的蒲公英，大风将他们吹落到哪里，就在哪里落地生根。这根如此强悍，不过一个春天，便可以漫山遍野，生生不息。他们也从未思考过羞于启齿的爱情，他们只是在某一刻相遇，便自然地走到了一起，共同度过起伏的一生。

就像在可克达拉的大地上，无数的花草、树木、河流、飞鸟，它们不发一言，却充满了整个的春天。

风且吟听

我曾在“塞外煤城”乌海见到一种遒劲有力的树，那是中原和江南见不到的树。它生长在西北沙漠戈壁之上，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沙漠树种——沙枣树。坐落于沙漠戈壁的城市里生长着这种树，它在沙漠戈壁中生长的城市相互伴生，相互扶持。它是塞上小城的行道树、护城树、保护一方水土的固沙树。

沙枣树生长艰难而缓慢，所以木质坚硬，枝干如铁，年轮细密。沙枣树皮极其粗糙，皴裂纵横，这可能是昼夜温差大、风沙砾石吹打的原因吧。其木质，让我联想到牛顿微积分论证的细密与坚实；其树皮，则让我联想起元代画家王蒙的解索皴。

沙枣树叶是灰绿色的，泛着朦胧的苍白，好像涂了一层蜡，这样可以防止缺水环境中阳光炙晒水分蒸发。但这看似惨淡的树叶却能给人阴凉和庇护。沙漠气候下灼热的夏天，野外的阳光能把鸡蛋烤熟，把沥青路烤化。一片沙枣树下便是一个清凉之地。

雨中的沙枣树和平时大为不同，很像千里以外故乡院子里的枣树——那甜润过我童年的枣树。雨中的沙枣树叶那么绿，树干黝黑发亮，绿叶的郁勃，树干的沉毅，蕴涵着不可掩抑的生命力，那里面加存储着一个顽强的生命、致密坚毅的意志。沙枣树和家乡的枣树都有极强的生命力，其“生命意志”在我心中唤起的力量是一以贯之的。

沙枣花像枣花一样小，枣花是淡绿色的，沙枣花是黄色的，像迷你版的腊梅花。沙枣树开花的季节，街道、旷野都是香的，走近它，更是浓香扑鼻。它那么小，怎么那么香呢？沙枣花的小中有一种浓缩的力量，它要像牡丹那样怒放，但它太小了，又很倔强，所以它的花香似乎是喊出来的，声音很大，是高音，是呐喊出来的

母亲是遗腹子。母亲说，这辈子最大遗憾，不知道父爱啥滋味。她爷去世时，她只有30岁。一个小脚女人，带着四个孩子——母亲、大姨、大舅、老舅，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

母亲初中毕业。姥姥的其他三个孩子没上过一天学。在校时，母亲是篮球运动员。母亲现在最爱看体育频道，她能叫出篮球、排球、乒乓球等运动项目许多运动员的名字。

母亲25岁时，和父亲相遇，被父亲的翩翩风度吸引，很快和父亲结婚，跟着父亲，来到了乌鲁木齐河畔。

母亲的婚姻，姥姥一家人不同意。那时，父亲的妻子去世，女儿6岁，还比母亲大11岁。

若干年后，姥姥依旧耿耿于怀，对我说：“你妈主意正，说不了。”

1963年，我出生了。父亲已经37岁，平静的生活，很快被打破。1966年，父亲被迫去了遥远的地方……

父亲走后，大妹妹出生。那时，大弟弟不到两岁。

母亲带着我，姐姐、大弟弟、大妹妹，日子艰难，可想而知。

母亲生下大妹妹三天，就下地干活。奶奶想给母亲伺候月子，因为特殊原因，无法走出村子。

母亲实在养活不了我们，将4岁的我，送到了爷爷奶奶家。大爷大娘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大爷大娘全家人给了我们太多帮助，才使我们熬过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

母亲白天在生产队劳动，晚上给别人做衣服，做一件衣服一块钱。母亲是我们村有名的裁缝。我们家的缝纫机是飞人牌的。

母亲教我们认字，没有课本，就用糊在墙上的报纸当教材。上学前，我们就认识一些字。

我在爷爷奶奶家时，有一次母亲来看我，我抱着母亲的腿，不让她走。还有一次，母亲又来看我，我一直哭，母亲问我为啥哭，我就不说，问得急了，我说没铅笔了。其实，我已经在爷爷奶奶家那里上学，舅妈说，快给孩子去买。舅妈还给我买了一包红糖，她本来想买糖块，正好没货了。那包红糖，我吃了很久……

后来，母亲和我说：“你是不想让妈走。你回来上学后，刚开始的几天，我走到哪儿你都跟着，上厕所都跟着。去挑水，你也跟着，我一拿扁担，你就抓起帽子。那

时，我发誓，再不与我的孩子分开，死也不分开。”

风北韵疆

沙枣树

□刘朝侠



想起沙枣，脑海中出现的是色彩诱人的橄榄形小果子——绿沙枣、黄沙枣、橙沙枣、红沙枣、白沙枣。

沙枣生涩未熟时是绿色的。果实熟了，不同的地段，土质、阳光、水源、风沙状况，沙枣会长成黄、橙、红、白……色阶不一的颜色。

沙枣的果肉像砂糖，沙甜，水分少。少吃极佳，吃多了，口涩，噎嗓子。如果在沙漠中遇险，沙枣可以救命，但和大枣等水果不同，难以充饥。平时在家中吃沙枣，需要边吃边喝水。

我想，耐渴的骆驼吃沙枣当是多多益善。其实，就沙漠中的野果而言，骆驼更

爱吃酸甜多汁的沙棘果，为此全然不顾沙棘上密密麻麻的刺。

路边的沙枣一般很小，由此甚至让人觉得沙枣树很聪明，如果路边的沙枣个大饱满，有人攀爬采摘，沙枣树会大受其苦。

旷野里、黄河边的沙枣丰硕鲜美，口感好，有小枣那么大。假日，小伙伴们往往相约到野外摘沙枣，总能满满包包满载而归。到野外摘沙枣的快乐，不仅仅是收获沙枣，疯跑，爬树，掏沙坑，趣味无穷。就说掏沙坑吧，挖半腿深的沙坑，站

进去，细细的沙子，柔软而清凉，好像大地母亲用温柔的双手捧着你的脚，爱抚着你稚嫩的腿，你会切实感受到大地的温存与美妙。

街头小摊上卖的沙枣格外大，不知道卖沙枣的老人从什么神秘的地方弄来的。沙枣中间圆两头尖，坚硬的核也有它的用处，有人把沙枣核串成一串一串的长条，再把它并排固定在一根横木上，做成漂亮的沙枣核帘，下面加上流苏就更好看了，这样的帘门帘越用越玉润，用久了红里透亮，非常漂亮。

那时候，在塞外小城随处可见沙枣树。所以我就就地取材画沙枣树，和梵高画

两年后，我考上大学。从此离开家乡。大弟弟、大妹妹、小弟弟、小妹妹相继考进大学，陆续离开家乡。

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我的家乡分的是青苗，到秋收，打的粮食，人够吃了，牛驴羊猪狗鸡都够吃了。

1985年，我工作了，自立了，开始帮助父母照顾弟弟妹妹。

我开始代替父亲。1987年，父亲补发了工资，还为姐姐、姐夫安排了工作。

我们家提前迈进了小康之门，永远告别了困顿。

母亲不再下地干活，父亲的脸上不再有愁云。

1995年，我们将父母接到了呼和浩特。小妹妹于2000年在呼和浩特结婚。我们的父亲母亲参加了他们最疼爱的小女儿的婚礼，这是他们唯一一次参加儿女的婚礼。

2012年，母亲6次住院。我们都觉得母亲的身体不行了。母亲的生命力极强，一次又一次挺了过来。这一年，父母亲住进了小弟弟给买的新房子。

2015年2月14日，阴历腊月二十六，父亲走了，享年89岁。

前一天，母亲为父亲洗了澡，理了发。母亲为父亲理了一辈子发。母亲把她为父亲理发的工具——推子，包起来放好，母亲说，留个念想。

我想，父亲选择在这一天走，对母亲是莫大安慰。

2016年夏天，母亲去小弟弟家小住。小弟弟给母亲拍了一张极温馨的照片。树荫下，母亲坐在石凳上，小弟弟站在母亲身后，护着母亲。3个孩子围在奶奶身边，各呈萌态，像一幅油画。

慈祥可爱的母亲和晚辈们的感情极深。

絮语怀



风争满天

张成林

摄

村庄的风景

(诗歌三首)

□李惠艳

风中守望

雨水抖落的音符
在时间码头
与夜的珍藏不期而遇
被岁月打碎的花瓶
散落季节枝头的调色板
让油菜花金色的馨香
着满梦的颜色

屋檐下的麻雀
无法躲避燕子的目光
阳光打捞的往事，与春天有关
极力接近，晨曦中的第一缕问候
飘忽的云彩已经离家很远
留在记忆的血脉
在诗人笔下，成为骨干的文字

等待的那扇窗，始终敞开
用心丈量的那份牵挂
被父亲紧握在布满老茧的手心
顺流直上的是思念
顺流而下的是泪滴
当心与心之间没有了距离
那踽踽的背影，依旧在风中守望

村庄，放飞的风筝

车轮碾压的风景
在道路的两旁迎风林立
一枚落进茶碗的叶子
生动了村庄的表情
来不及按捺怦然的心跳
工具早已在父亲的手中
忙忙碌碌

没有人打扰这一刻的静谧
汲水的女孩走过田垄
弯腰浇水的姿势异常精致
如同土壤中萌动的嫩芽
紧贴着春风的浪漫
种植一片平平仄仄的诗行
种植一份沉甸甸的希望

被目光撮在手心的风筝
闪烁着蹁跹的舞姿
飞翔是祝福，也是一种历练
飞翔是暗示，也是一种激励
随手采摘的是诗意，也是期待
而在乎你能走多远的人
始终是父母灼热的目光

耀眼的风景

或许，遇见是一种缘
与爱情无关，盛开在村庄的尽头
在暮雷中惊醒的脚步
挡不住远方的诱惑
打情的眉宇间
分明有一缕阳光属于这个季节
分明有一种绽放属于这个春天

荡漾在母亲身边的涟漪
是一种纯粹的
点燃黑夜，点燃忧伤
点燃许多个缝缝补补的日子
让由来已久的传说
一次次在视线中走远
你说，生活原本就是这样平平淡淡

跌落在水面的笑容
模糊了夕阳下忘忘的细节
爬满篱笆墙的那抹绿色
是一种温情，也是一种力量
不需要太多的表白
从走进村庄的那一刻
你便是一隅耀眼的风景

珍惜每一滴水

□牛满都拉

谁言水无色
水润万物泼彩墨
赤橙黄绿青蓝紫
点缀川和坡

我说水有色
水润枝头那花朵
赤橙黄绿青蓝紫
梦梦成硕果

水注入多彩的生活
滋养美丽山河
珍惜每一滴水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节约每一滴水
让我们的家园永远美丽祥和

星诗空